

神仙如何对抗记忆衰退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292194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292194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Major Character Death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发郊
Character:	姬发, 殷郊
Additional Tags:	死亡对殷郊来说就像who lives who dies who tells your story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12 Words: 4,432 Chapters: 1/1

神仙如何对抗记忆衰退

by [QuinnPB](#)

Summary

攻克殷商三年后，周武王姬发驾崩（引自维基百科）

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[notes](#)

1.

大元帅下三十二天溜达，捡了一把箫回来。

箫是怎么吹的，其实他已经忘光了；也许是记错，根本没学过。当神仙太久，好多事都记不清了。

晚上他坐在床头研究，觉得这箫不该光秃秃的，遂从衣服上拆了串穗子挂上去，甚是满意。再回床上时，背后阴风习习，他心里一动，看见窗户上蹲着个鬼影。

殷郊吓了一跳，下意识挥手要赶走他。

“这是天上，福气太重，你呆不久的。”

“我也不想来，我躺得好好的，你把我东西拿走了，我这是被迫的。”

殷郊立刻攥紧了箫。

“鬼我见多了，没有你这个道理的，你快走。”

鬼影从窗户上跳下来，十分轻盈，看着像还没长开。他又腰说：“你这神仙真奇怪，俗话说吃人嘴短拿人手软，你倒强词夺理的，是不是以前经常干这种事？”

殷郊不说话了。等他走近，再凝神打量，他果然年纪不大，脸上罩着一团若有若无的微光，眉毛生气时微微竖起，看不出到底是谁。

殷郊反问：“你是不是记不得死前的事了？”

“死了太久，这哪还能记起来？”

殷郊放心了点，告诉他：“也许是我认错了鬼，但我要找的那个人比你年纪大一些，你要是不愿意回去，就先回箫里吧。”

“你找子，什么人？”

“箫的主人。”

“那是我的箫！”他跺了一下脚，“但我可不认识你这种偷鸡摸狗的神仙。”

殷郊不理他，垂头看手上的箫，若有所思道：“这个人生前是个村夫呢。”

“那就是你认错人了。我虽然记不清自己是谁，但我生前好歹也是上过战场的。”

“就算你是个将军，这玉箫又是哪儿来的呢？”

“这我怎么知道？兴许我立功当了大英雄，金银珠宝都是陪葬呗。”

殷郊有些失望：“那你大概也不会吹吧。从前这个人忙完活就给我吹，神鸟听见，会从山上飞下来围着我们跳舞呢。”

鬼影立刻伸出一只手，道：“还有这种事？那我要试试！”

殷郊把玉箫递过去，他上手转了两圈，拈箫直立，竖起来吸气，抬起了指头，有模有样。突然间又泄了气，道：“唉，我真是被你弄糊涂了，都死了这么久，只有鬼形，还怎么吹呢？”

他把箫还回去，大概也想起了伤心事，摸到窗户边坐下了。

屋里静悄悄的，殷郊看了会他，又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箫。

“你说的那个人……”鬼影的声音远远传来，“他是什么样呢？”

“他……”殷郊摇摇头，“都是很久前的事，有些我也记不太清楚了。我认识他时还是凡人，我们俩年龄相仿，总爱在一起玩，都想做天下的英雄。”

“幼稚，”鬼影很不屑，“英雄哪有那么好当？”

“也许他不当，还有别人来做；可别人当，大概又远不如他。总之，他从村夫变成了兵士，再成了王将，并不是件理所应当的事，只是他各处都比别人要好出一点，也找不出更合适的人，天下最重要的事便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他肩上。他是这样的一个人。”

“你都快把他夸成一朵花啦。”鬼影说，“要是他真有你说的这么厉害，怎么还会死了？”

他问得很不客气，殷郊忍不住笑了：“他这个人嘛，见过众生疾苦，凡人的一生要罹难无数，可这些于神仙就像浮光掠影。他说自己既然成了人君，就不忍心留下苍生如朝露般苦短地死去，贪恋长生是自私自利，是借口，不是仁君所为，他接受凡人的命数，一定要以天下人的寿数离开。所以不愿意吃昆仑的仙丹，后来就病死了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”鬼影指指殷郊，在空中画了个圈，“他死了，你却当了神仙，你舍不得他，才要拿我的箫来找他。可人死了太久，是找不回来的，我从前有个朋友就是。”

“他还活着的时候我就是神仙了——”殷郊纠正他，“你不是都记不清了吗，什么朋友？”

“记的也没那么清楚，只是我那会没得选，对他做了不想做的事，心里不好受，死了也总记挂着。”

诚然殷郊看不清他的脸，这时还是能察觉到他俩的眼神撞上了。鬼影赶快扭头，岔开了话题。

“既然那个人活着就知道你们走不到一块儿了，还死得坦坦荡荡，那说明他放心你，知道你一个神仙也能活得好好的。你也别老想着他了，快把我放回去吧，”他从窗台滑下来，往里面走，“你这儿仙气太重了，我有点晕。”

殷郊听了有些出神，等他凑过来时，顺手掀开被子道：“你上来吧。”

鬼影头上的发须顿时都立了起来。

“陪睡？我可不干！”

殷郊斜眼瞪他，使劲拍了两下被子。“你的箫在这！”

“好好好，你可承认这是我的了。”

鬼影说着往箫里钻，殷郊一手捉住，又把他拉了出来。

“你先说，你急着要回去，到底为什么？”

“什么为什么？”

“你要是不说，我就当这箫是我要找的，等会要抱着睡觉的。”

鬼影歪头，像在上下打量他。

“像你这样的样貌长相，要抱着我睡，横竖我也不吃亏——”

他话音未落，被殷郊掐着脑袋狠狠塞回了玉箫。

2.

下回他再飘出来时，也不怎么情愿。原来殷郊沾了梵天的水在擦箫，他被翻来覆去，晕头转向，衣服头发全都湿了。

“你以后干这种事前，能不能先跟我说一声？”

“你不跟我说，我也不跟你说。”

“我有什么可说的？”

殷郊抬头看他，感觉他似乎比先前长高了，脸上那团光稍稍黯淡，眉眼也隐约能看出轮廓。

殷郊问：“你到底想回去做什么？”

他嘴很硬：“什么也没有。”

殷郊也说：“那我就不让你回去。”

他蹦起来扑向殷郊，可惜仙气蔽体，他像一道风穿过神仙，摔在了地上。殷郊再看他时，他已经背过身爬起来，气势汹汹地踢了水边的草一脚。

殷郊有点好笑，道：“你当鬼多久了，怎么还这么倔？”

“你这叫什么话？不是你把我的箫拿走了，我这会还躺得好好的呢。”

“那你整天躺着干什么呢？”

“我躺着——”他猛地转过身来，“你别想套我的话！”

殷郊把箫收起来，问：“好吧，那说说你是怎么死的？”

“这说不清楚，不过我死的大概挺早，我零星能记起来的都是老早以前的事。”

“记不清或许是好事。这个人走的也早……”殷郊侧着头回忆，“那会他已经病了，但每天上朝，要先我起来。那天早晨他走前跟以往一样在床边摸我的额头，他手心很热，指腹上有一道从前打仗留下的月牙疤，一摸我就醒了。我不想他走，想抓住他的手，可没捉着，只拽住了袖口。他老爱笑我这样，就弯腰跟我说……”

“说了什么？”鬼影凑近了一点，预备着半捂住了耳朵，“要是你们俩腻歪的话可就别告诉我了。”

“我记不清了……”殷郊低下头，四梵天的月光从水面跳到他背上，粼粼波光。鬼影偷偷往前伸头，看不清他的脸。

“那天他没再回来了。很快宫里敲起钟来，二十四下，钟声悲鸣，到处都挂满了白绫，我站在宫门口看他们匆匆跑过，一个认识的宫女看见我，哭着告诉我，天子驾崩了。”

鬼影听到这，慢慢缩回头去，手也僵在了空中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殷郊继续说道：“但我不常叫他天子，起先没有反应过来……”

鬼影突然打断了他：“这些你记得也太清楚了，这样是要吃亏的。”

“我能吃什么亏？”

“他死了，拢共也就是几十年的事；可你是个神仙，唯独把这天记得这么清楚，几百年来没事就想一下、想一下，我听一次都觉得受不了，谁能挨得住老这么想？”

“我也不是天天想，我是记不清他那时到底说了什么，才得捋一捋，”殷郊摆摆手站起来，“再说我能记起来的也不多了，从前还能下去走走，如今时过境迁，他的国将不国，礼不复礼，我再去也找不到什么了。”

鬼影跟着他往屋里走，追问他：“那你怎么不帮他管管？天下动荡连连，最后倒霉的不还是他惦记的那些百姓——”

“我答应他了——”殷郊转头看了他一眼，“神仙要是无故干涉凡人的事，会被心怀叵测的人

利用，天下只会更乱。这样的事我们经历得多了。我答应过他，不问子孙基业，不涉后世国运，我只是他在时才有的……”

鬼影适时接上去：“看来他活着的时候就都替你们想过了一轮了。也难怪他走得早，过慧易夭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殷郊没再说了。

他们走进屋里，鬼影一时有些踌躇，抠着指头说：“既然你说了这么多，那我也说一件还记得的吧。”

“我小时候的月亮，没有你这儿的大。”

“我们在天上，看着当然大点。”

“傲。总之，我活着那会还挺爱看月亮的。晚上我值完勤，就去城里找朋友。他离我远，我得翻好几道墙去找他。有时候他提前开窗，站在那等我；还有时候他先睡下，我得翻窗去把他叫醒，然后我们顺着提前藏好的墙缝溜出来，一同跑去城边的祭台上看月亮。我们那里的月亮很小，但很亮，光是浅黄色的，像我家乡的颜色。”

殷郊托着腮听他说。

“后来我朋友就死在那里了。当着我的面，在我们平时看月亮的地方，被人一刀砍掉了脑袋。”

他说完看见殷郊的表情，忍不住摸了摸头，有些难为情：

“我说过，我成鬼以后还记着的，都不是什么好事。”

3.

有一回他睡得好好的，突然下雨了，他对此类事情已习以为常，悠悠飘出来，才发现原来是殷郊哭了。

他出来得很贸然，没法钻回去，只能默默站着，等人家眼泪流差不多了才说话。

“你当神仙这么久，怎么还跟个小孩似的？”

殷郊攥着箫不理他。

他只好又和和气气地问了一遍：“我的大仙人，你又想起了什么伤心事呀？”

殷郊说，正是想不起来才伤心，像你这样浑浑噩噩的鬼很难明白。

说这话时殷郊余光瞥到了身后的鬼影，他转过来，眼泪都惊得止住了。

“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”

鬼影低头看了看自己，也有些无奈：“你隔三岔五用各种水泡我，我都被你泡发了，不长大点还能怎么样？”

他几乎到了熟悉的高度，殷郊扯着他的脸仔细地端详。那团光已经熹微了，如同一片落在眉眼间的流纱，他摸到额心的弧度，还有眉骨，中庭，嘴唇，仿佛看清这张脸已近在咫尺。

“你是不是进去一次，就能长大一点？”

“兴许吧，这可难说。”

“你再进去试试。”

“你一个神仙怎么比我当鬼的还迷信？”

“你快点！”殷郊拿箫敲他。

于是他很不情愿地往箫里去了，走前又探出脑袋说：“等会出来我要是成老头了你可又别嫌弃！”

一会儿他潇洒地走了出来，脸上依旧笼着团若有若无的光。殷郊绕着他转了一圈，决心让他再进去一回。

这晚上他进进出出了七趟，箫里的门槛都快被磨平了，仍然是当晚出来时的模样，分文不变。他坦坦荡荡，殷郊在桌边气得像只刺猬。

“我想清楚了。”

“什么呢？”

“我知道，你这个人，从前一旦决心做什么就油盐不进，我不该去找箫，不该找你。”

鬼影有话想说，但憋住了。

“你就说一件事，说清楚了，我明天就送你回去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殷郊盯着他问：“你告诉我，你急着回去是为什么？”

“我连鬼都算不上，只是一段不适时的残想，留在这儿也没什么意义，”他轻轻一晒，“人终究有私心，死时都要带点念想走，那些好的、美的回忆，都跟他一块儿进了土。剩下的，也不是你想要的，你心里清楚。”

殷郊在桌前坐了很久，等他钻回去了，才慢慢说：

“也是。”

4.

清早殷郊起来，帘外有个恍惚的身影，撩开床帐，伸了手进来。他不想睁眼，迷糊着问：“你是不是又要走了？”

“是。”

他翻过身，脸朝着手问：“今天什么打算时候回来？”

“眼下多事，每天都不好说，”武王刮了下他的鼻头，“那你什么时候醒来呢？”

“你一起来我就醒了……”他闭着眼一捞，只拽到了姬发的袖子，就问，“你今天吃过药了吗？”

“吃了，”手指又顺着鼻尖划上去，停在他额前，“苦得我都快尝不出味来了。”

殷郊有点怨气，把手从脑袋上拨开了。

“你要是乐意吃昆仑的药，哪还有这么多事？”

这个人在帐外闷笑起来。

“那我走了，你可别想我。”

“不想。”

手正在这时覆下来，拇指压在他眉心揉了一把，这个人突然凑到他耳边说：

“我走了，你要……”

“姬发！姬发！”殷郊惊醒，牢牢抓住额间的手，这手好冰，好凉，怎么会是姬发的手？他望向帐外，天色青白，这是三十二天的月光，此时此刻，怎么不是镐京的清晨？

“不要走……”

他死死握着箫不肯撒手。

姬发说：“咱们先前可说好了，我到了该走的时候，你留不住的。”

“你别走，让我看一眼——”殷郊一把掀开帘子，“我记不清了……姬发，让我看一眼，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……”

姬发伸手蒙住他的眼睛，他立刻挣扎起来。

“就一眼！姬发，我记不清你的脸了！”他几乎嘶吼出来，“我记不清你的脸了！我记不清你的脸了！我记不清了姬发！让我看我一眼！我记不清了……”

他失声哭了，这件事何其残忍，再深的眷恋，尚且熬不过百余年，此后还有无尽的漫漫长路。姬发要仁义，要大爱，要一个人光秃秃地躺进周陵。武王闭上眼睛，轻易卷携走了他们俩之间所有快乐的回忆，可殷郊还剩下什么呢？ he 现在是记不清姬发的长相，往后又还会忘记什么？他心里发虚，数千年后，姬发会不会也成了沧海桑田中的陌生人？他是绢纸上寥寥几笔勾勒的画像，还是书简中短短几句略过的天子？他原本就已是戛然而止的一生，那些气贯山河的故事，那段触手可及的过去，又要由谁来诉说？

“郊……”姬发弯腰替他擦掉眼泪，“你说过，记不清也许是好事。”

他使劲摇头，要把眼前手甩掉。

“我错了，我错了！”殷郊狠狠推开他，从床边翻身下来，“我当初就不该由着你生病，就不该不管，刚刚也是——”

他扯开帘子，姬发微微垂头立着，肩背已有些松弛，月光清亮，照得他越发漆黑一团。殷

郊大步走过去，掰着他的下巴往光下转，银色的光穿过姬发落到指尖上，他终于看清了姬发的脸。

“你刚刚就是在骗我，对不对？”他松开手，摸了摸姬发的眼睛，“你仗着我看不见，来来回回七次，老得这里都长纹了.....”

“原先是想省着点用，但我又想——”姬发勾了下嘴角，“又何必留下太多念想呢？省得你以后又要伤心。你记不记得我告诉你.....”

“你别说话——”殷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他的脸在月光下慢慢变浅，“你死了都要把心眼用在我身上。”

姬发轻轻笑起来。

“我真的要走了，你没有什么想听的吗？”

殷郊不回他。

姬发侧头碰了碰他，贴着耳朵低声说：

“我走了.....”

“你要记着我的好，趁早把我忘了。”

殷郊睁大眼睛，瑞风掠过，屋里空无一人，只有月影涟涟。原来是箫的穗子从床边落下，他捡起来，想了许久，没有再挂回去。

End Notes

写4的时候想起who lives who dies who tells your story, 这歌倒很适合武王。

郊要寻找过去记忆，箫承载了一段他们年轻时的回忆，所以他看见的一切都是自己回忆的具象化，他不断告诉姬发自己的想法，想象姬发聆听和反馈的样子，最后实现自己内心的补完，这个过程就像演员采访里说他们俩小时候互相说心里话一样，很萌

这篇写的时候采访还没有出来，没想到正好对上了hh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